

記者不善屬辭故人每患其難曉

公曰善哉以天教與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公旣聞以天道教民之言問民與天可以班齊乎子曰可哉民雖可與天齊而弗由此以上知天道不循天道妄行逆施所以致有司之行斧鉞也道雖一苟失之則爲無道甚則獲大罪言此所以

防小人無忌憚之中庸也

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耶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又順天作刑

孔子於此益明道之耶天又明不事父不事君之反天又明反天之必又則公之天性庶乎漸明人欲庶乎漸釋矣因

言作刑亦必順天用刑而不同於天心
必私必濫

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
祖地能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
過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帝之禮
四代篇三帝或作三常此三帝亦三常
之誤歟

明而名不塞

明上
闕一
禮字

更禮失則壞名失則

惛

孔子節節明人事即天道於是又言地
生庶物明地亦此道也當時對語之辭
必不止於此情狀必甚明白記者不善
屬辭不能盡寫之辭或忘脫致辭旨不
甚明白如而通用前屢見之率天而祖
地非天地有二道也能用民德即天地
之道也有二道則無以爲三才矣率即

祖即用也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彼淺者好論六合之外不知道無內外遠近也故不必求諸遠外但所知質實而好仁仁非有異道即知之常不惛也如此則能用民力受命而無遺者以由道而行十一而稅役不過三日故民樂之也此即古者三帝之禮禮明而名聞不塞滯即播行于四方矣禮失則壞矣名失則惛矣惟惛故名失即其無名知其必惛

是故上古不諱正天明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璵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歛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

上古不諱能受羣臣之諫此正天明也言即天清明之道也天子之官四達分

職雖多皆地事也地道臣道也周禮典瑞王搢大圭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誦之狀似之故以爲名歟君子比德於玉方正之道屈遜之道竹笏正節之道皆所以正民之德也合此三者而一總舉之曰戴天履地無他所爲一以順民事而已民事皆正德也前唯言德慮或又曰事公旣知以天道教民天人班齊之大畧孔子又每明三才一貫之道於是又一歸諸民事者慮公求之遠也

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敷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爲分以教士畢行使仁守會朝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

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
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
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諸侯之
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
其地心端色容正時以教伎時有慶以地
不時有讓以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
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
父存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
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曰明地事曰昌人
事曰比兩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
曰姦姦必誅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
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治衆則集寡則繆
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上德也
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循天道而敬行之
以示威嚴而不可違者亦此道也諸侯
內貢於天子率循名藉以教其地實者

亦此道也不至必誅亦此道也諸侯卿爲分分何卿守何卿行以其所教之士畢行使仁者守國守國至重必選仁者凡此亦皆道也其朝會于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于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者亦此道也離偶也易曰離麗也禮曰離坐離立者謂偶坐偶立也天子六偶諸侯四偶置立離偶抗張大侯鵠爲規圓之形豎立其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及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楫讓而升履物以射心端色容正時以教其伎皆此道也時是也時是音近而記者或不同歟時者禮容無失中多也故有慶以地不時者不是也謂禮容失不中也

故有讓以地謂削之也謂諸侯不能教士也大射所以習禮樂觀德行也廢禮樂無德行亂之道也故先王謹之嚴之夫天下之有道也以其有天子存故也天子有道故天下服之君之天子無道則天下叛之不以爲君國之有道也以其有國君存故也君有道一國皆服之君之曾謂之無君可也孔子爲之隱唯

泛言之又轉其辭曰君得其政家之不亂以有仁父此三者亦皆道也遠而明者天也聖人之教民近而可見即近而可以稽遠道無二故也在天則曰在上清明在地則曰生物而蕃昌在人則曰比兩者偶也慶者禮容無失而中多有慶也前言射故因此以爲言他事之正者亦猶是也天下無二正也無二道也

三者一也違此三者是違道也是謂愚民愚則姦皆邪道也故必誅誅其反道者也誅姦則正矣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四代篇亦曰執事無貸以公縱姦貸其所不可貸者有害治道故每言之也無貸姦則正則爲由道而行道無大小故無所不利故居小不約人咸歸之居大則治居衆則衆心咸集居寡則人心轉睦繆睦也祀則受福征則服以其得道故無所往而不利也此唯官民之上德也官猶君之也唯者語助歟抑即爲字歟

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獻德或猶保保惛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

公泛言道乎不切故子曰否非謂非道

也道之在人曰猷又曰德創業大政旣
保安斯民也又更制典物以保安之故
曰保保雖曰人心咸服其間豈無異物
布于天下於人心疑貳未定之時新令
旣布有不得不遵從者一從則定矣此
定亂保民之至慮以前者之惛聖人以
小國而統大統故更制典物所以變民
視也示即視

公曰善哉子之察教我也

感孔子教我之察盡

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
公曰教他人則如之何子曰否丘則不能
君父至情豈他人比子曰否者言不與
君同也於他人情輕故不能盡告

昔商老彭及仲傀此疑闕曰字
傀姑回反政之教大
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

謂於蒐田寓軍政教之武事技藝

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

三者教之雖不同而教之以中則同揚
則太過故必抑之抑則不及故必揚之
皆使無失中蓋中爲德行不中皆人欲
綴者不斷絕之謂也抑之揚之所以綴
其德行使不斷絕未嘗專任言以教民
任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

行不越境

人惟可以德教不可專以言教苟專以
言人必不從故任庶人以言猶用夏后
氏之時腐壞袍褐也服此以行不越境
即破敗矣喻其不可行之甚也祔者腐
字之訛歟懷者壞字之訛歟

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

公謂我則問政子乃事事教我公猶未

卷之四

知道無二也裂事與政爲二

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
孔子知公猶未明又舉初問以啟之初
問即黃帝慕循之道言公已聞之是爲
大禮不必他求也

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雖
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
作地之稽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

公曰善哉

公問先聖之道獨此爲美乎孔子曰此
爲美餘雖有美者必偏爾亦統屬於此
嗚呼聖言正矣雖昏庸如公孔子亦未
嘗淺薄之即其初問方疑未決之際而
遂稱善之大善之蓋孔子深明道無疑
信無思慮故因以就之道本無偏全公
既未洞達尚分彼此故孔子告以他美

皆偏皆綱屬於此則彼此亦一矣夫公
問尚疑而孔子即謂之黃帝之道餘皆
偏者正以道無二故也道無偏全因公
裂彼此故始曰綱屬於此以二之孔子
言孝即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言禮即
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名稱雖殊
而實一孔子於此方尊稱公問不必他
求故餘所稱皆偏無不可者最不可執
一執一定之說不可推移者皆牿於名
不知實者也孔子亦嘗曰五聲六律十
二管還相爲宮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
爲本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明乎
此則物物皆本事事皆質本末偏全之
名姑因人而言初無二也孔子於此又
贊稱斯道之美謂斯道可以昭天之福
即有祥之可迎可以作地之穡百穀蕃

昌者斯實制之作之可以興民之德曰
詩之以長者以人情多勤始而怠終况
公則尤甚前言願富而不久變從無節
則公之情狀可覩矣故卒勉之夫孔子
每言公每稱善者以公心曉悉無疑也
而自千乘篇四代篇及此虞戴德篇皆
取之大戴所記者辭旨多不明白人難
遽解使當時孔子之言如此則安能曉
公公每稱善簡攷大戴所記他篇與家
語同者知戴記不失真無剪截就文失
旨之患家語則甚有之由是觀之則自
千乘篇以來多不明白者乃記者不善
屬辭而其本語則存今靜思之則大旨
未嘗不明著簡於是反喜斯記之不失
真也

誥志第三十五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齊戒必敬會時
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絜上下禋祀外內
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子曰丘未知
其可以省怨也公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
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不援不援
則樂樂斯無憂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夫
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
時其節丘未知其可以遠災也

誥者所以告諭臣民之典令志者所以
記錄庶事之書志公謂誥志無荒興舉
改察以會民義謂凡政事之合義當施
行之又齊戒必敬凡四時以禮而會不
失其節犧牲全而無虧齊盛必精潔上
下禋祀與凡外內無失節可以省怨遠
灾乎而孔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何
也公之言大略亦善而其情則未有實

德失其本矣何以省怨怨不寡省則灾可遠乎孔子不以公言禮義之事全非唯公之行禮未能使民見其禮而上下不援無援上之心則士民安分而無貪則樂樂則無憂此實德非公之所能也此則省怨止亂之道夫禮會其四時或四孟或四季五牲五穀順奉而至必時其節違此未爲遠灾之道也

公自然則爲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倣庶物時物也倣謂聚歟或作倣疑似歟似叙也次敘皆足歟

民財倣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衆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世久唯聖人是故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以傷事

事以靖民非以微民微或作徵故地廣而民衆非以爲灾長之祿也

知者知道徒知未爲盡道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道無二而人有盡不盡故世有仁知之名聖人因世有二名故曰合知仁則道無不盡矣天地由此道而成三才同此道人失其道則乖戾之氣感觸天地故陰陽寒暑失節而庶物不得時今知仁合常覺常清明不乖戾乎天地之氣則庶物皆得時而民財足民財足而後可使以時作之則事節而不妄節事以動衆則有極極猶法則之謂有極以使民則民樂從更相勸勉則有功有功則民無怨無怨民則國君嗣世久傳世之久者爲聖人唯者爲之訛歟抑唯者語助歟故政

以任衆勝任也非以陵衆衆以任事非
傷事其有用衆而敗事者不得衆故也
國之有事皆所以安靖其民非微其民
而忽之勞之也故有廣土衆民非爲灾
也所以長其祿也長去聲令俗語盛有
也欲使民見禮而上下不援其本乃在
於知仁合知仁合則天地猶成而況於
人乎

丘聞周太史曰攷不率天不由人則凡事
易壞而難成

知仁合即天之道

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

明音萌萌孟音微轉而實同明其同類
也天清明地幽陰即人事之孟幼雌雄
明幽雌雄也孟幼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
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

西

道至近至易至簡人事即天道魯君雖至昏庸孔子每啟之以大道以道即事事即道不必深求而遠索天下事物非孟即幼非雄即雌陰陽迭興互作而順則無非至正之統如日月互興天人無二而人自疑

虞夏之歷正建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

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俱

權輿始也百草春始發生當時有瑞雉無釋不散去也虞夏之時每春皆有瑞雉物乃俱豐歲歲皆如此

生于東次順四時卒于冬方位時雞三號卒明載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月月成歲歷再閏以順天道此謂虞汁月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旂仲

季月同孟夏則駕赤驥載赤旂仲季月之季曰中央土駕黃驥載黃旂秋三月駕白駱載白旂冬三月駕鐵驪載玄旂歷五歲再閏汁音協此謂有虞氏協時月典歟

天曰作明日與維天是戴地曰作昌日與維地是事人曰作樂日與維民是嬉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

悲者妃之訛歟亦猶明孟幽幼

不遠厥德此謂表裏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

人曰天之作爲此明者以其日與無日則天無由而明人曰地之所以作昌萬物者又豈非以日之陽氣無陽氣則物無由昌所謂人者其日用凡以作樂而已皆求樂也其所以得作其樂者亦以

有日也無日則純於暗夜何樂之能作
凡非憂者皆樂也嬉嬉無憂即樂也孔
子言及此極其平近人所甚忽而實道
也自言虞夏歷自孟春冰泮發蟄百草
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俱又泛言生于
東卒于冬又言虞汁月之制鷄三號天
卒明帝乃載青色順春氣其撫順十二
月之天氣咸有節文終於丑月於是成

歲其無窮之閏皆再閏也皆所以順成
天道又縱言及於日之功言天以日而
明又縱言人維天是戴言地得日而昌
又縱言人維地是事謂稼穡之事孔子
泛言雜言多不切之事其後總曰道如
此嗚呼非聖人孰能發明大道坦夷平
常不秘如此其間言民之動能不遠厥
事民之妃色不遠厥德又曰時合物之

所生而蕃昌之謂此等爲道常情猶以爲然至於三言曰與則全無謂無義也而亦總謂之道嗚呼此正足以明大道之實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吾有知乎我無知也禹安女止者正謂不作于意也禹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爾隨山決川暨益稷播奏庶食懋遷有無爾而臯陶曰師爾昌言者知日月常行之

正皆道也謂事爲表謂德爲裏猶因公未明姑隨俗而爲言卒總之曰道如此無二道則表裏一矣此亦洪範會極歸極之謂也事不一故曰表裏德亦不一稱故曰裏裏

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日用常節曰聖人主祭於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伐于四山卒葬曰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

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
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
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
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因安
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撫
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
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爲聖貴次力次美
次射御次

孔子前旣泛言雜言以明平常一貫之
道總曰道如此猶縱言未已又曰天生
物萬物資始於天地養物生而長養之
物備興而時用之撙節有常是謂聖人
然則聖人之道亦平夷無難矣其主祭
于天則曰天子天子崩則步于四川伐
于四山以供喪葬曰四者謂四方之川
之山也卒於葬則曰帝此皆適意泛言

及此益以明平常無非道天者道之大體其曰作仁也宜地作富則以百穀貨財也出焉故云人羣居天地之間則所作宜治不宜亂樂於爲治而不倦財雖富而用之有時有節乃聖人之道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以三分天下其二分已歸餘猶未盡歸故服事殷非謂獨一節爲合於道而他非道也孔

子縱言偶及於侯時湯治以伐亂非謂獨伐亂一節爲合於道而他非道也姑舉其大事爾禹治以移衆以衆乃舜之衆後移於禹禹能使衆服故立于天下爲王堯雖貴爲天子而樂於治時舉舜舜治德以使民之力使禹治水孔子又告公曰在國統民而恕在家撫官而因夫人世婦之屬皆官也因其常安之勿

變其以公變從無節故因云歎勸之勿
阻人情樂勸而惡阻如此則民咸廢惡
而進於善良矣如而也撫善而行罰罰
惡也以公好縱姦故言此行罰歎如此
則百姓盡化於仁而永遂安寧矣古之
明制古之治天下者如此仁者爲聖人
最上其次凡善而未仁者止可以言美
其末則射御伎藝此則次序不可亂所

以誘公於神聖歟人雖昏其心忽明則
可以盡釋其舊習以人性本善本與堯
舜禹湯文王同故也

故古治天下者必聖人

謂天子

聖人有國則

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
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弛川洛不處深淵
不涸龍至不閉鳳降亡翼鷺獸亡攫爪鳥
亡距蜂蠭不螫嬰兒蟲蟻不食夭駒洛出

服沟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誠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胤使來往地賓異極此賓其海濱之濱歟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並無字疑憂殘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數仁賓

推本人生之初羣居乎天地之間未有君長人皆有欲欲而不得則爭爭而不

已則相與聽命於長上之公平者此五家爲比比有長之因也所至皆有長及羣長之不能相統一則又推其賢者相與尊之而聽命自此等而上之於是乎有國君而其疆場之事會禮之節又不能無爭必至相侵相伐不已於是求平於大國之君其德之足以服諸國之君者而聽命焉是爲天子則古之治天下

必聖人乃人情事勢之所必至又推本混沌未判之初一氣而已及重濁者下凝輕清者上浮浮陽凝陰陰陽之氣交而人物生焉故三才之氣常相感通人事亂乖戾之氣達于上下故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亦乖戾惟聖人有國斯國統天下而言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

陵不弛弛圮也川洛不處處止也壅而止也深淵不涸龍至不閉藏而常見鳳降而亡其翼飛鷺獸亡攫取之殺爪鳥亡距蜂蠻不螫嬰兒蜃蟲不食夭駒洛出服馬也用爲車之服歟河出馬圖今淮曰淮河漢曰襄河則洛宜爲洛河孔子兼言河洛也以祥瑞貴重之以爲服馬不以爲旁騶歟其曰洛出龜書者繆

書爾未可變字嗚呼此道之通達神靈
感化至於此而衰世之說謂日月食乃
曆數之前定不本諸君德不思唐虞及
夏初將二百年不聞日食雖曆家之所
共服唐一行之精美一行亦謂有非籌
筭之所及者然筭亦多中者君德不正
乖戾之氣所通此衰世之常故也本朝
乾德三年二月朔司天監言日當食不

食仁聖之君人尊之謂自天而降詩云
湯降不遲昌盛也誠善也人心感其上
之仁故仁德所感化不賞不罰而民咸
盡力無違命如而也車不建戈遠邇咸
服戈兵生於不服亂繼也使者相繼往
來畢盡也極盡地濱海隅無有怨惡率
皆懿德無有不善所致禮敬非虛禮乃
誠實之禮其稱名曰仁曰聖非空爲此

名乃實有此德是時皆賢人在位無憂
其殘毒也自鷺獸猶亡攫爪鳥猶亡距
而況於人乎是時以時省察興舉良善
重言之者明良善之不一也則恤民則
使仁言所任使者仁人也不止於小善
而已凡四方之賓來斂於王庭者亦皆
仁人也日日日也古者萬國矧聖人在
上宜其仁賓之多也

卷之四 終

先聖大訓卷之五

宋明州楊簡輯并註明後學

鄭光弼
俞汝楫訂

小辨第三十六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曰不可得學不可以小辨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政諸侯學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
別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庶
人聽長辨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
何其小辨乎

孔子進言於公多矣公終不明故此又
欲學小辨以觀政意謂孔子之言大難
行其餘人辨論雖不如孔子之大意以
爲可行故欲學之疑而問於孔子子曰

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惜陰謂業業脩
德學禮豈遑學小辨乎不可學不可以
小辨記者再書曰以孔子默然良久乃
有是言故再書曰周書立政篇再書周
公曰者亦以默然良久也於是知當日
孔子聞公言痛念公心之不明故爲之
默然者良久也愛日之言亦痛切矣公
之不明如此孔子亦不弃絕復啟之曰

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齊一也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子游因弦歌而舉以爲證是孔子以樂爲道也子又曰成於樂此言大道而亦曰樂孟子亦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蓋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起而爲意始有思爲始流於邪樂者中正之音故足以感人中正之道心孔子曰移風易

俗莫善於樂周禮大師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者詩之始言風則賦比興雅頌盡包之矣辨詩良難唯聖人能辨之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詩之道無所不通如此先儒之爲詩者不勝其紀而不正牆面者不多見然後知辨詩亦良難矣辨風即辨詩也詩即樂和樂即

知道禮者此道此道之節文達諸事謂之政政者正也諸侯所學者此禮也所辨者此政也所行者此事也以尊事天子者亦此事也此道也大夫所學者此德所別者此義所矜持者此行士所學者此順所辨古言以遂好善之志者此言此志也庶人聽其長之命辨其禁令者此禁也農以行力此力也何則道二而已不容有二也二則邪矣失正矣學小辨者則離道矣

公曰不辨則何以爲政

意謂彼雖小亦辨明是非可否也不辨明何以爲政

子曰辨而不小

君子非無辨惟不小爾

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